

小小说

高速路上的农用车

二亮的这个念头是半夜十二点伴着着一个梦来的。二亮就激动得睡不着了，老翻身，就把身旁睡得正香的媳妇弄醒了。媳妇先有点不高兴，后来想，反正也睡不着了，这段时间别浪费了吧。但“表示”了一下二亮却没反应。媳妇就觉得今天的二亮有了很沉重的心事。按照以往惯例，“狗肚子盛不了四两油”的二亮一会儿就得说出来，媳妇就在一旁静静地等，但这一次媳妇好失望，二亮连一个字都没说。

破例，二亮今天比媳妇起得早。起来就灶膛生火，煤气炉也打着，一时间吹风机响，电炒锅也叫，这通子闹腾。主妇倒成了打下手的。打做饭到吃饭到吃完饭，媳妇的眼睛就没离开二亮：这家伙像屎憋的！可摆下碗二亮并没去茅厕，而是毛颤颤奔向了院

里的农用车，一屁股坐进去，“吡啦”一声就打着了车。媳妇慌忙追出来：

“喂，你等我刷完碗呀。”

“今天你就别去了。”

“咋不用去了？”

“你就歇一天呗。”

“二亮你今天，葫芦里卖的啥药，你跟我说清楚——”

农用车启动，车开走了。

媳妇站在那踌了一下脚：往日开车出去干活，都是二亮他俩。她知道，今天的活很累，俩人一个车都够呛。当然，活累挣钱就多。可二亮——二亮开车来到村头，这里已经有了几台车，全是农用车。里边都坐着两个人。就有人问：“你媳妇呢？”二亮答：“不来了。”“咋不来了？”这时，那辆车右侧的媳妇就捣了男人一杵子：“问那

■田夫

么细干啥？女人的事你又不是不知道。”二亮就缩着头笑，说：“你们先走吧。”那人说：“咋我们先走？”二亮学刚才的女人：“问那么细干啥。”

他们定好的去给邻村的一户人家运土垫屋基。但二亮今天要“临阵脱逃”。他要开农用车上高速。

笑话。农用车能上高速吗？能。那要看啥时候。今天，二亮知道到“时候”了。

就在村边，一条高速公路将要竣工——路边的铁栏栽好了，路中间的“绿墙”竖起了，黑路面黝黑锃亮。听说都敲定了通车的日子。整条路都几乎全封闭，只有稀拉拉几个路口，通行着扫尾的车。等这几个路口一堵上，不掏钱你甭想上去。掏钱，就像农用车做梦都上不去。二亮的农用车没少

在路上出力干活，但结果农用车却没上路的资格。二亮心里不平衡。二亮就是要今天上一回路。

路口就在脚下，但二亮不敢。不是施工车辆是不允许的。被逮听说要罚款。但二亮就想冒一回险。

跟在两辆施工车的后头，二亮一踩油门就上了高速。

哎呀！好宽好气势的路哎。车在上面行走，人都跟着高了一截。都不知咋美了！二亮屁股冒黑烟吐吐跑了阵，就下得车来，拿出手机照相——走远远的，把农用车定格在高速路上。他又来到农用车跟前，用手机拍自己和农用车。也想拍张远景的，但做不到。正在“啧啧”时，过来了一辆小车。二亮就摆手：“师傅，过来帮个忙呀！”其实，他不喊小车也会停的。车上齐呼啦下来好几个人，全是怒脸。

二亮挨了一顿训斥。

但这一点也没削弱二亮的兴头。小车走了。车上人丢下一句话，如果二亮不赶紧下去，一会再见到就把他弄到xxx去。二亮怕啊。

二亮不敢在路上美了。离村头的路口也不是太远，二亮转过车急急驶

来：啊，路口已被封堵！

只好再寻别的下道口了。二亮就开车往前走，可一个个他知道的下道口全都被堵上了。

二亮心里就有点发毛。

后来二亮想，我急个啥！我不就是要在高速上美一圈吗？那就放肆地美吧！反正路会有尽头。于是，二亮一边举着手机照相，一边把农用车开到最高时速，呜呜呜，哇哇哇；一会水箱开锅，雾气腾腾，人如同驾云一般。碰到的几个看样子坐着领导的小车都不敢挡他。不是以为飞车了，就是看开车的是个疯子。

后来不久，二亮后头就有了哇哇叫的警车。警察干喊话但不敢靠近他。

二亮回到家是第二天下午了。农用车进村车楼里多了村长(村长不去保他，警察不定要“圈”他几天呢)。媳妇在村头等二亮，见到二亮开车过来，那手作枪状“毙”了二亮一下。二亮就缩了一下脑袋。但往日怕老婆出名的二亮，今儿心里却一点都不悲苦——他打算，把手机里的，空前绝后的照片冲洗放大，挂满屋子。

华夏第一村

(外二首)

■素心

兴隆洼在华夏第一村举起圣火
宝国吐丘陵低缓，泉水清流不息
太阳炙热的火焰无情地燃烧着岁月

记忆让往事再次喧嚣
春日把妩媚藏于心，驻于林
物华天宝的兴隆洼啊，暮雨霏霏

无意探究古人类的生存法则
战争与进化，宗教与信仰
墓葬与图腾

史前博物馆
一对玉珠发出清澈的光辉
正午时分，红山土著的后羿
对着玉猪龙顶礼膜拜，心怀敬畏

青铜时代

在《山海经》里寻找女媧的传说
营窝里小河西人正在打磨一把石斧

时间有意强调孔洞的存在
采集，渔猎，祭祀
明察秋毫的风物自证清白的身世

生命在一路艰辛的探索中咬紧牙关
攻克坚物唯有石器，骨刀切割着历史
叶脉勾勒褐陶纹理
寻找红山文化的源头

人文圣火擎举智慧的大旗
是谁，让青青草覆盖了久远的传说
可见不可见的天地何时归于青铜

八千粟

白云下青纱向着苍穹
时间的孔洞吞噬着过往
万物生长，谷物适时亮出身份

饮水思源，民何以为食，何以为生
是谁，把敖汉先贤久远的歌谣唱响
此时，我试图与一株谷子达成和解

暮云低垂
八千年的秘密飘荡在雨中
碳十四把一粒黍送回远古

世界大会，小米、糜子、兴隆洼
实验室把三个不同的名词
定格于远古农耕文明的巅峰

植物根部的营养，同时躲避天敌的捕食。在暗无天日的地下，他们可以蛰伏几年，甚至十几年！三年蝉，五年蝉，七年蝉，十一年蝉，更有十七年蝉！是不是有点像陈年的老窖？蛰伏地下多年，为的是等待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据说，它们在地下生活的年数都是质数，这样可以避免在出来的时候，和上一代遇到同样的天敌。届时，它们成千上万地从土里钻出来，爬到树上，金蝉脱壳，化蛹成蝉，羽化登仙！仅仅一个小时候左右，就完成蜕变，展开薄纱一样的翅膀，开始飞行。如果在一个小时之内受到干扰，这只蝉将是终生残疾。它们还必须保证爬在树上的姿态头上尾下，与地面垂直，歪斜一点儿翅膀就发育不好。从爬行到飞行，开始了新一轮生命的延续！适应环境，提升自我，让后来者居上，这是生命的终极意义！

正道，静修，顿悟，终成正果。有定力，能坚持，拒绝诱惑、不改初心，是人生、事业修炼成功的不二法门！这是不是有点禅宗的味道？当年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静坐七天七夜，证悟到缘起性空的道理，顿悟成佛。而蝉在一小时左右脱离蝉蛻，羽化而去。西游记中，唐僧乃是修仙的金蝉子，转世佛陀！

蝉是夏天的宠物，与炎热同在。它们从夏天一直叫到秋天。大约是秋凉以后，谢幕退场。夏天是旺盛的季节，也是欢聚的季节。夏天让万物生长，食物充足，虫儿长大产卵，做好下一季的准备。才孵出的小鸟，飞出巢穴，尽享飞翔的快乐。鼓荡着生命的激情，热热闹闹，一切都在团聚、享受幸福时光。

秋天有着特有的悲壮苍凉！自古逢秋悲寂寥，是诗人；我言秋日胜春朝，是哲人！秋天是成熟的季节，成熟的果实要跌落枝头，黄叶飘飞，秋风吹起，秋雨绵绵，大雁南飞，燕子离去，热闹的季节就过去了。生生不息的生命，绽放来年的春天，灿烂在又一个昌盛的夏季！

夏日正好，不负骄阳，也不负蝉声！



迟占勇闪小说三篇

9岁，第一次出远门

我站在村前的小河里，把那把水枪探到河里，吸足了水，抬起枪管，把水喷向远方。

大中午，小河套祛静无声，只有小河水寂寞地流淌。

玩了一会，就觉得无聊，忽然就想起妈妈来。

妈妈前几天带着弟弟回老家，姥爷病了。

想妈妈！不行，我要去找妈妈。

可是，爸爸也在外地教课，家里就我看家呢。从这里到老家热水，有十里路，来回也就两三个小时吧？锁上门，没事吧？

我顾不了这么多，喝一碗凉水，拿起一块干粮，锁上门，出发！

回家的路，我知道，这条砂石路，爸爸每个月几乎都带我走上一个来回，看爷爷奶奶，顺便洗澡。

可是，我一个人走，还是有些打怵，路过曲家梁，我担心那几个孩子出来找我的麻烦，也担心那条黑狗出来咬我，还不错，都没有发生。这是中午，初秋的阳光还不是很足，孩子们在大人的训斥下午睡吧，恶狗也在房檐下无精打采，顾不上理我。

穿过青纱帐，趟过下洼河，谢天谢地，我竟然顺利地到达！

母亲正抱着孩子和奶奶告别，见到我，大家都惊讶不已！这孩子，竟然自己跑回来了？

妈妈抬手打了我一巴掌，这孩子，你作死啊？家里谁看门？说完，又心疼地揉了揉我的脑袋，你吓死我了！

老叔套车把我们送回去。进了门，就见那头老母猪不知咋就跑出圈来，把角瓜都啃了！妈妈见状，气得又朝我扬起巴掌，想了一下又落下去了。

我缩了下脑袋，吐了下舌头。

回想起这次旅行，还是有些自得。

老张与老马

老张那时候还不老，由于做事稳重，言谈缓慢，人们就叫他“老张”。老张在队里做饲养员，照顾马。老张善良，对待牲口和对待亲人一般，社员都说，让老张当饲养员我们放心！一匹小马下生时体弱多病，老张细心呵护，形同父子。小马长得大，要下地干活了，老张还有些舍不得。每次都要千嘱咐万叮咛使它的人，要多给它喝水，别累着它，它还小呢，身子骨嫩啊。一次，傍晚了，别的牲口都回来了，唯独小马，急的老张什么似的，不停地到饲养院门口张望，都看不清人影了，才回来。老张埋怨了几句，心疼地拉过小马，就见小马满身是汗，到马圈，举起马灯一瞧，老张的火一下子上来了！好你个孙青！哪有这么对待牲口的！小马身上有两道血印子！

老张给马放上草料，回身就去了孙青家，你这人咋回事？哪有这么使唤牲口的！咋就那么狠呢！孙青说，你看你，至于吗？不就是个牲口嘛！不是急着赶活嘛，这小马，你不能惯着他，净偷懒！老张回道，哼！我看有些人连牲口都不如！孙青也恼了，你说谁呢！俩人脸红脖子粗，差点打到一起。本来挺好的朋友，从此互不来往了。

转眼就到了包产到户的年代，生产队的牲口都分到各家，老张说，我不要别的，我就要小马。小马此时也成了老马了。老马呢地拿脑袋蹭了蹭老张手臂，跟着老张回家。

有一次，老马拉着老张去县里拉煤，回来的路上，在一个下坡处，老张犯了困，一个打吨，就从车上张下来！是老马，使出浑身力气，立马挺住啦！还有一厘米，老张就打了车眼！

来根儿

代销点儿老李接连三天傍晚点货，都觉得账不对，似乎少了钱。

老李仔细想想，既觉得老宋家那个来根儿不对劲儿，这几天总是来买东西，今天一块糖，明天一块橡皮的。以前不这样啊，他哪里来的钱？老李看他的眼神，总觉得怪怪的。不行，这小子肯定有事儿！

老李决定暗中观察。

这天下午，临近傍晚关门，果然，这小子又来了！买了一支铅笔。交了钱，偷偷斜了一眼老李，走了。

老李关了门，守在屋里，他没有回家。

不一会儿，忽然就有一条虫子从门缝飞了进来！冲着货架子上的钱盒子爬去，咬住一张钞票就往门外飞！老李呆住了！竟有这样的事儿？

老李打开门，就见来根儿正抓住虫子从嘴里拿钞票！

好小子！老李哭笑不得，拿住来根儿盘问。

原来，这小子不知从哪本书上看到这个，有一种叫青蚱的虫子，把它幼虫的血抹到什么东西上，它就会去吃回来！

老李第一次听说这个虫子，也不知道这小子从哪里淘等到这玩意。

老李服了！

这就是来根儿，我们村有名的机灵鬼，调皮蛋！

我记得还有一次，他和小钢蛋打架，为了报复，他把一只死小麻雀偷偷放到钢蛋家里炕席底下，结果引来一群麻雀围着他家四周聒噪，吵得钢蛋他爸一家中午没法休息！他爸有个毛病，不睡中午觉一下午都头疼。得知原因后，钢蛋他爸把钢蛋暴揍一顿！

这是儿时的来根儿了，如今，来根儿已是一家房产公司老板，生意火得很。

散文

流响出疏桐

■向再春

色的黏着物。仰着头，一点一点地把钓竿伸长，让顶端慢慢地接近目标，在最恰当的时机，猛地一下，就从树上粘住一只蝉。然后快速收回，把蝉装在矿泉水瓶里。我只听到蝉鸣，抬头往树上看了半天，也没见到一只，他却接二连三地粘下来，真是捕蝉能手，出手必有斩获，从未失手。我问他捉蝉有什么用， he说是给他爷爷捉的，他爷爷用油炸着吃。又告诉我，他自己不吃。

我素来知道人们吃蚕蛹，不知道蝉也是能吃的。我拿起瓶子看了看，他已经捉了好几只，在瓶子里挤着挣扎，吱吱地叫着。那蝉体型硕大，有五厘米长，身姿飘逸。羽翼宽大透明，像披在身上的一袭轻纱。上面布满了清晰的脉络，似乎是用狼毫勾勒的写意画，疏疏落落，笔面瘦硬。那是它们最初用来打开翅膀的体液管，晾干变得坚硬之后，就成了对翅膀起支撑作用的骨架。黑色的身子，胸部有六只粗壮的长足，足上布满了毛刺，能牢牢地抓住树皮。

那会叫的是雄蝉，它们不厌其烦地为雌蝉唱歌！一只蝉在叫，满树都是蝉声。蝉鸣声之所以这么有穿透力，是因为它的发声器官每秒钟可以振动上万次。即便你站在树下，也辨不清它的准确位置。你感觉它就在眼前，忽然又觉得是在脑后。一会儿好像在左，突然又像在右。实在玄妙莫测！一旦它察觉到了危险，就会拖着一串长音杳然远去！

人们说它们叫的是知了知了，我觉得就像响尾蛇发出的声音。一段乐章结束，随即休止，没有间奏。过一会儿，再次响起。就像欣赏完一段